

● 海笑 著

苦难中

成长

● 文艺出版社



●海笑 著

苦难中

成长

●
希望出版社



苦难中成长

海 笑 著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35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册

*

ISBN 7-5379-2263-2/I·271

定价:10.00 元

公元1942年5月8日的这一天，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钱志学早早地来到他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等待集合的地点：一条三岔路口的大柳树下。又是他第一。

差不多每天都是他先到这里等周云龙和刘小勤同学，然后三个人一起向学校走去。

钱志学已经说不清是在哪一天定下的这个规矩：不见不散，等齐了大家一块儿走。好像是读小学五年级的第一学期，一天，他先到达这三岔路口的大柳树下，正要继续往前赶时，听到后面的喊叫声：“喂，钱志学，等等我！”这声音他熟悉，清清脆脆文文雅雅的。他回头一看，果然是周云龙。接着又有一个高门大嗓喊道：“还有我一个呢！”不用问，这人肯定是刘小勤。跟着刘小勤来的，还有一条大黑狗，它就像是他的保镖。大概就是从那一天起，他们三个人一块儿来一块去，成了好朋友。

钱志学站在大柳树下，向通往庄上的一条路上望去，只看到一个背着竹筐拾狗屎、牛粪的老人，还有几个在房

前屋后忙家务活的妇女，就是不见周云龙和刘小勤的身影。另外两条路，一条通向三里路外办在寺庙里的学校；一条通向一个野坟场，那里有上百座野坟。听老人们说，一百多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海滩，后来祖宗们开河挖沟，修田造路，烧盐种田，才有了这个刘家灶村。后来有一次海水倒灌，破堤破圩，淹死了村里几十个人，有的人家一家都死光了，便埋在野坟场里。

大柳树早已抽芽长叶，绿满枝头了。树根又粗又老，就像老人的一双暴着青筋、干枯的手；树干又粗又大，钱志学一人别想抱住它。据村里老人们说，大概是几十年前，一个老人拄着一根拐杖，走到三岔路口，插下了这根拐杖坐下休息，他再没能站起来，而拐杖却成活了，长成一棵枝条千千万万的大柳树。

钱志学每次在大柳树下等人时，都喜欢背诵《国语》课文，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回到家里就得帮爹妈做田里活和家务事，晚上又费不起太多的灯油。他没有周云龙和刘小勤家的小康条件，他是一个穷学生，完全是靠自己的成绩好才得到同学们的尊重的。他只要一走出家门上学校，就什么也不想，把所有的心思一古脑儿全用在学习上。他默默地背诵起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背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便将“胡虏肉”改成了“倭奴肉”，将“匈奴血”改成了“鬼子血”或者“日寇血”。他听吴青平老师说，现在来侵略中国的日本鬼

子就是明朝倭寇的后代，他们比他们的老祖宗更凶恶更残暴，他恨死他们了。周云龙也恨死了日本鬼子，刘小勤也恨死了日本鬼子。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便常掰手腕，练摔跤，比力气，都想再长大一些，就去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他刚背完岳飞的《满江红》，周云龙就背着书包大步流星地赶来了。

周云龙平时难得迟到一次，见到钱志学他便赶快检讨：“对不起，我迟到了！”一边说，一边还气喘吁吁的。他个子比钱志学高半个头，皮肤比钱志学白得多，眼睛又黑又亮，成绩也是班里的尖子，每学期不是钱志学第一名，便是周云龙第一名。在三个同学中，又数他们两人最要好。

钱志学见周云龙两道眉毛皱得像小山一样，便知道他有了愁心的事。只要他有事，脸上就会表现出晴晴阴阴。钱志学忙问道：“周云龙，你家里有什么事么？”

周云龙有心事只愿和钱志学谈谈，钱志学的口紧，就像挂了一把锁。他见刘小勤还没有来，就竹筒倒豆子了：“我爸进城两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妈叫我今天进城去找我爸，我不愿缺课，和妈商量了半天，准备星期天再进城去寻我爸！”

周云龙的爸也是小学校老师，前天，校长兼国文老师吴青平派他去城里采购书籍、练习簿，竟然一直没有回来。钱志学一向就富有同情心，见好同学愁眉苦脸，他便

劝解道：“周云龙，你别着急，说不定是你城里的亲戚把他留住了，他今天不回来明天肯定就要回来的！”

他们正谈着，只听到远处传来劈里啪啦的声音，一路上的砖头、瓦片和泥蛋蛋被踢进了两边的小河沟里，丁冬作响，又传来“喂，喂，我来了”的叫声。

还用说么，来的人当然是刘小勤，他在学校里以“大喇叭”出名，人未到声先来，咋咋呼呼的能把人吓死。

不过，令钱志学和周云龙惊奇的是，刘小勤的屁股后面没有了“保镖”，那只大黑狗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跟来了。

不等他们发问，刘小勤自己就解释道：“我家的大黑狗早不下晚不下，偏偏今天早晨天不亮就下了，而且一下就下了四只小狗崽子！”

钱志学感兴趣地问道：“乖乖，下了四只小狗崽子，这么多？几只母几只公？”

刘小勤高兴得眉飞色舞：“嗨，两只公的，两只母的，肉滚滚肥嘟嘟，好玩极了！”

周云龙却不耐烦起来：“我们快走吧，要迟到了，今天第一堂课就是吴老师的国文课！”

“哦，快走，快走！”钱志学也着急起来。

他们三个人都喜欢听吴老师的国文课，也都最尊敬吴老师的为人。于是，三个人几乎并排着在水车道上向前疾走起来。

这水车道是黄海边通如县的特色。当时祖宗们在广阔

无垠的沙滩上把两边的土挖上来堆成一条高高的车路，路两边是两条排水蓄水的河沟，路与路之间便分割成许多田块。现在田里种的元麦已经开始拔节，风吹苗动，绿油油的一片，和河边路旁的芦苇竞相比赛，看谁长得更快更高。这元麦比较适合在盐碱地里生长，磨成粗粉便叫粳子，用井水烧成粥，红红的，像村姑的双颊，吃起来爽口补人。

三个人疾走了一阵，便看见前面有个穿白衫黑裙的姑娘，正不紧不慢地向前赶路。钱志学知道那是他们的同学杨英，刚才他在等候周云龙和刘小勤时，她就曾经从他的面前经过，她还大大方方地问了他一句：“你在等人？”他却难为情地看也不敢看她，只是小声地答了一句：“嗯哪！”然后她又大大方方地说：“我先走了！”

其实，刘小勤也知道前面的她是谁，他却故意问：“她是谁呀？”还怂恿钱志学和周云龙出头喊住她，和他们一块儿走。

周云龙心事重重，根本没有理刘小勤的碴儿，钱志学又瓮声瓮气回答道：“难道你不知道她是谁？要喊你自己喊吧。”

刘小勤才不怕呢，别说是认识的女同学，就是不认识的女孩子，他也敢喊，他放开喉咙喊道：“杨英，等等我们！喂，杨英，杨英，等等我们，一块儿走嘛！”

杨英开始没回头，没答理，她不大看得起成绩平平的“大喇叭”刘小勤，对另外两位同学却刮目相看，等一等

他们，当然可以。四个男女同学一起走，在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刘家灶村也绝不会有人说闲话的，但是今天第一堂课是国文课，她可不愿迟到。她要是停下来等他们，就会耽误一段时间，而等他们到齐后一起走时，她又跟不上他们的步子。就是跟上了，走到学校已是气喘吁吁，还怎么上好课。

出于礼貌，她回头答了一句：“你们快点走嘛！”说完，便又继续往前走。

后面的三个同学跑步追了上来。

嗒嗒嗒，狭窄的水车道上，响起一阵欢快的脚步声，这脚步声惊吓得车路两旁河沟里的小鱼小虾直蹦直跳，也为这偏僻的乡村带来了一片生气。

周云龙的眼睛尖，远远地就望见学校的黄色墙壁上贴了些红红绿绿的标语，虽然还看不见标语上写了些什么内容，但是他能猜到肯定都是一些有关抗日救国的标语。哦，他想起来了，昨天学校曾经向同学们打过招呼，今天区里的中小学校都要派代表到他们的刘家灶学校来参观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把学校办成了一个抗日的学校，学习吴青平老师如何把语文课教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

再走近一些，便看见标语上的内容了：“我军必胜，日寇必败！”“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万岁！”“欢迎代表来校参观，欢迎代表来校检查！”等等等等。

还有一条标语贴得最妙了，直接贴到庙门口高高耸起的“关帝庙”的匾额上，标语上写道：“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就在这“关帝庙”的匾额下，挂了一块长条白木板子，上面用黑笔写着：“刘家灶学校”，那一手方正的好颜体字，学校里只有一个人能写，那就是吴青平老师。

吴青平老师今天穿一件藏青色的竹布长衫，脚上着一

双千层底的黑布鞋，满脸堆笑，显得年轻多了，只是他的三绺长须还是没剃掉。

周云龙听人说，吴青平老师在日本鬼子从芦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炮击的那天起，便留起了胡须，公开声称不打败日本鬼子誓不剃须。三年多下来，胡子已经长到半尺多长，当中还夹了些许白须，初看就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其实他还不到四十，按照孔夫子的说法还在困惑的年纪，可是他却并不困惑，而是十分坚定顽强，仅这一点就值得周云龙敬重一辈子的了。

何况吴青平老师讲课又讲得特别好，他在全县以知识渊博、教授有方、德高望重而闻名。日本鬼子攻占通如城前，吴青平是城里师范附小的校长兼语文老师，后来学校恢复上课，日寇驻通如城的司令官用一月三百银元的高薪聘请吴青平回校任职任教，吴青平老师坚决拒绝。他一气之下跑到这穷乡僻壤的刘家灶村，利用关帝庙办起刘家灶学校，只两三年时间便把这所学校办成了解放区有名的学校。

周云龙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吴青平老师讲第一堂课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五年级的学生。

“同学们，你们知道东北三省包括哪三个省么？知道的请举手！”

哗！在关帝庙西厢房的课堂上，举起的手像森林一般。

吴青平老师点到了刘小勤。这个问题难不倒刘小勤，

他像流水般地答道：“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如果算东北四省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热河省。”

吴青平老师高兴得连连点头，说：“答得完全正确！”

接着他又问道：“东北三省有哪三宝，知道的请举手！”

还没等老师点名，刘小勤便抢着回答道：“有森林，有煤矿，还有大豆、高粱！”

吴老师笑了笑说：“还不完全对。钱志学同学，请你回答！”

钱志学站起来说：“有人参，有貂皮，还有还有……”

杨英在下面轻轻地提醒道：“还有靰鞡草！”

可是钱志学太紧张，没听到，仍在思索道：“还有，还有……”

这时，吴青平老师一指周云龙，周云龙立刻站起身回答道：“还有靰鞡草。这种草垫在鞋子里穿起来很暖和，绝不会冻坏脚！”

“对！可是自从某一天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出了侵略的枪炮声后，我们祖国的那一片美丽的国土便随之沦丧了。知道这些问题的请举手！”

这些问题还能难倒五年级的学生么？教室里的举右手又举成一片森林。

可能吴青平老师知道周云龙有一个做教师的爸爸，所以总是不问他，而是问其他同学。

他把这个很好回答的问题又交给了钱志学，让他有一次表现的机会。钱志学果然答得口齿清楚，行云流水：“这

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他们炮轰我们东北军的北大营，强行霸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

“回答得完全正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的东北三省后，在那里实行残酷的统治，我们的三千万同胞正过着牛马般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同学们，你们会唱那首《松花江上》么？”

“会！”回答声如滚动的春雷。

从这座关帝庙中立刻飞出了悲愤激越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别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穷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唱着，唱着，吴青平老师流下了眼泪，晶莹的泪珠挂在了他的两腮，又流到了他的长长的胡须上，最后滴落到他的布长袍上。

唱着唱着，同学们发出了呜咽悲泣的声音，整个教室里哭成一片，最后又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回东洋大海！”

……

周云龙和他的几个同学，在教室门口与吴老师相遇，他立刻鞠躬叫道：“吴老师好！”

刘小勤叫的声音又粗又响：“吴老师，好！”

钱志学和杨英都跟着轻轻地叫了一声，便从周云龙的身后进入了教室。

吴老师随即还礼道：“同学们好！”他对所有的同学，不管是男的女的，家里富裕的或者贫穷的，长得美的或者丑的，成绩好的或者差的，有礼貌的或者没礼貌的，全都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一样地爱护，把所有的同学几乎都当作了他的儿女。

周云龙正想走进教室时，吴老师突然问了他一句：“你爸回来了没有？”声音比平时严厉多了，显然有责备的意思。

顿时，周云龙的脸涨得通红，他只是摇摇头，原来很想主动问一声吴老师，他到底派他爸进城去买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但是他见吴老师这么严厉，便不好意思再开口问了。

吴老师瞄了一眼周云龙，马上又温和地安慰道：“只要你爸没遇上日本鬼子就好！你快进教室上课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同平常一样地上课，等会儿有代表们来参观时，希望同学们别东张西望，仍旧集中精力上好课。”在得到同学们响亮的回答后，吴老师宣布今天上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这篇课文，他早就印发给大家了，是刻的钢板油印出来的，这是校长兼老师又兼职工的吴青平亲自刻印的。

周云龙昨天晚上就在豆油灯下读过了这篇佳作，他读

得眼泪汪汪，为法兰西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孩弗朗茨马上就要做亡国奴不能再学法语的命运而流泪，为那个好老师哈墨尔先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最后，竟觉得弗朗茨变成了他自己，而那个哈墨尔先生竟变成了吴青平老师。课文里的几段名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如：“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在学校的屋顶上，有一群鸽子在低声咕咕，我一面听着，一面想：‘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强迫这些鸽子用德国话鸣唱？’”

没想到，今天吴青平老师第一个就点名让周云龙来朗读这篇文章。

周云龙从昨天晚上起就爱读这篇文章了，现在他想了他爸，担心他爸碰上了日本鬼子，甚至出了问题，想到这些，他就恨死了日本鬼子，立刻鼓足勇气，充满感情、抑扬顿挫地朗读起来，教室里有多少双眼睛看着他，门外又有多少双陌生的眼睛看着他，这些他全都不管。他一口气读下去，读得回肠荡气，声泪俱下。读到最后，他竟忘了问一声吴老师可不可以走到黑板前面去写字，就边说边走上讲台，拿起一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随即又不加思索地补写了一句：“中国万岁！”

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门外也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吴老师接着又一段段讲解起课文来，在讲解中他又发难道：“哈墨尔先生谈到法兰西语言，说它是世界上最美的

语言，也是最清楚、最严谨的语言。其实，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也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文字，也是最清楚、最严谨的语言和文字……”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教室内和教室外的一片掌声所淹没。

周云龙偷偷地瞟了一眼，只见窗外和门外站了一排各地各校来参观的代表，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的全是敬佩和羡慕。

一阵暖流流过周云龙的心田，他觉得能够在刘家灶学校读书，能做吴青平老师的学生，那真是幸福啊！

突然，老校工汤福生慌慌张张地闯进教室，对吴校长耳语了两句，校长也轻轻地回答了他一句什么话，于是汤福生又急急忙忙地离开教室。周云龙被这神秘而又紧张的气氛感染了，绷紧根根神经盯着吴老师的双眼。

吴青平老师仍旧十分镇静、安详，沉着地宣布道：“各位代表，各位同学，刚才接到消息，城里和镇上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准备来袭击我们。现在我们按照原定的安排，立即疏散、撤退……”

这时，汤福生已经摇起人人都熟悉的报警铃，那铃声短而急促，连续不断……

钱志学收拾书包时，偏偏落了一块四角方方的橡皮。

刘小勤急急忙忙之中，忘了带走一把算盘。

杨英慌得只抓住了书包往外跑，抽屉里的课本和练习簿都没有来得及塞进书包里去。

周云龙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他不仅把自己的书包整理得好好的，还帮助同座位的女同学杨英带上了她遗忘的书本。

刹那间，全校的师生和各地各校的代表便按吴校长早就制定好的应急方案有条不紊地疏散、撤退了。

学校里立即变得冷冷清清，就像这里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座香火不旺的关帝庙。